

§ 除了貓 我一無所有



希俄斯島是詩人荷馬的故鄉，對面薩摩斯島，是畢達哥拉斯的故鄉。

再往下的米利都則是泰勒斯(Thales 624-548BC)的故鄉。

清晨，遠處海風帶來了波濤的低吟。夾帶著大地復甦的氣息。

果園邊的「山莊」其實是一間木造小屋。屋內有個小匾額，寫著「有錢真好。」。

從小木屋窗台望過去，蔚藍的大海、細沙鋪成的海灘、美不勝收。

這裡遠離市集的喧囂，蜜蜂在花間飛舞，老鷹在天空翱翔，松鼠在乳香樹間攀爬。

希波克拉底從夢中醒來。

最近老做些奇怪的夢，尼古拉偶而還跟他抱怨靈魂被困在貓體裡。

剛才夢見自己在群山間奔跑，賣花女遞過來一束小白花，希波克拉底正想接著就醒了，尼古拉在身邊依偎著。

懷中的銅幣掉了出來，希波克拉底拿起銅幣，起身走到屋外的一處空地，找了一塊乾淨的石頭坐下，把銅幣攤在掌心，細細端詳起來。

銅幣上雕著五角星形，每一條線彼此交錯，似乎隱藏著某種秩序。

他用指尖輕觸那些線條，突然空氣中浮現出五個光點。

「這太神奇了，尼古拉！你說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尼古拉眨眨眼睛，一臉不屑：沒事別大驚小怪。

希波克拉底算是個商人，開一間雜貨店，賣柑橘、橄欖油、乳香精等。

偶而會載乳香到薩摩斯島(Samos)換些葡萄酒回來，兼恩諾皮德斯(Oenopides 490~420 BC)的長工。恩諾皮德斯平時就叫他「希皮(Hippe)」，使喚著。

尼古拉是他唯一的夥伴，一隻老貓。

對於希波克拉底而言，不執著沒有意義的人和事，賺錢就好，其他都俗。

泰勒斯把巴比倫與埃及的數學演變成希臘風格，畢達哥拉斯則把數學提昇到更高的境界，以滿足嚴格的邏輯。

之後，柏拉圖領導他的學院，他的朋友 Theaetetus(of Athen)與 Eudoxus(of Cnidus)把數學帶到歐氏幾何原本中精確的境界。



恩諾皮德斯屬畢達哥拉斯學派，年輕時到過埃及，回故鄉後在希俄斯島的西南方蓋了一間天文數學館，依山傍水。

天文數學館是二樓樓層，一樓就是希皮雜貨店，二樓是展覽廳與書房，

恩諾皮德斯則住在天文館附近的清靜庭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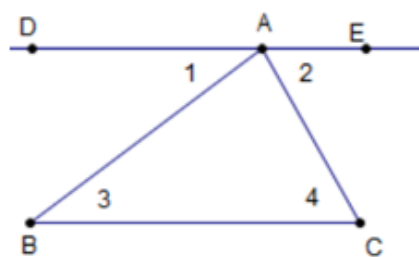
恩諾皮德斯從薩摩斯島與埃及帶回來的筆記中記載著許多密笈，擺放著，供客人任意取閱。

例如，黃道傾斜角是 24 度，幾何原本(Stoicheia)，數論，尺規作圖，歸謬證法…

其中幾何原本的原型是「畢達哥拉斯的傳奇」。

(註 這裡的幾何原本並不是歐幾里德的，而是更早的原本。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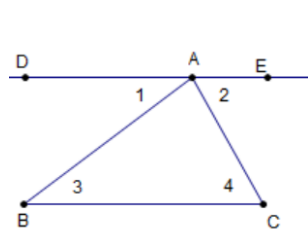
例如 證明三角形的內角和為二直角。



作一 \overline{BC} 的平行線 \overline{DE} ，則

$$\angle 1 = \angle 3, \angle 2 = \angle 4$$

所以 $\angle B + \angle C + \angle BAC = \text{一平角}$ 。



作一 \overline{BC} 的平行線 \overline{DE} ，則

$$\angle 1 = \angle 3, \angle 2 = \angle 4$$

所以 $\angle B + \angle C + \angle BAC = \text{一平角}$ 。

這裡，兩平行線的內錯角相等顯然是已知的命題。

「這是我一生志業，希望能從幾何與天文一窺宇宙的奧秘。」

恩諾皮德斯經常跟希波克拉底這麼說。

數學與天文學是必要的工具。

巴比倫是代數，埃及是幾何，而畢達哥拉斯的數學是「幾何代數」。

想法是代數的、形式是幾何的。

與其說恩諾皮德斯是天文、數學家，他更像是哲學家。

「希皮，有空應該到埃及走走，或者傾聽泰勒斯怎麼說。你的一生想要什麼？」

恩諾皮德斯總是對希皮這麼說著。

泰勒斯是 100 多年前的人了，要如何傾聽？

「好咧！」總是這樣應著。有空應該到雅典走走倒是真的。

至於薩摩斯則是喝酒的好地方。

希波克拉底胸中並無大志，人到中年了，一事無成。能吃、好睡，不失是美好的一生。

希波克阿底每天回到從山上，總是唱著這首歌：

我曾經問個不休 你何時跟我走，

尼古拉 你總是笑我 一無所有。

我要給你我的追求 還有我的自由，

尼古拉 可你總是笑我 一無所有。

希波克拉底真的是一無所有，一隻老貓陪著，就迷迷糊糊地過了大半生。

午後，恩諾皮德斯、希皮在書房喝著葡萄酒，尼古拉懶洋洋地躺在長條椅上。

據說，德謨克利特不久將來訪。

恩諾皮德斯與德謨克利特的老師留基伯是舊識，情誼深厚，兩人對宇宙、人生有許多共同的想法。

可惜未能同行，無法再共飲一壺酒。

(註：留基伯與蘇格拉底是同時代的人，確實年份不詳，440~430BC 在色雷斯成立了阿布德拉學校，德謨克利特曾在這裡就讀。)

「德謨克利特新婚燕爾，這次大概是來度蜜月吧。

希皮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整個希俄斯島難道就沒有看上一個人，你也太挑剔了吧！」

「我看上的，人家看不上我。看上我的，我又看不上。您看，這是不是一個悖論。」

「說到悖論。最近普羅達哥拉斯還真說了一個故事。」恩諾皮德斯說著：

「據他說，他曾收過一個青年歐提勒士（Euathlus）當學生，並教他如何辯論，之後和歐提勒士約定，歐提勒士如果在第一次訴訟時獲勝才要交學費，反之如果輸了，則不用繳交。

結果，歐提勒士一直未提出任何訴訟，所以他的第一個訴訟就是由老師普羅達哥拉斯控告他，要求他交學費。

普羅達哥拉斯說，如果他自己獲勝，就贏得要歐提勒士繳學費的名義，但如果他自己輸了，也因為學生贏得了自己了第一次的訴訟，依約定也要繳學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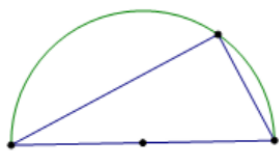
但歐提勒士辯稱如果自己輸了訴訟的話，依照雙方的約約定就不需要繳學費，但如果他自己贏的話，也因為贏了不用繳學費的名義而不用繳學費。」

「這件事你怎麼看？希皮！」

尼古拉豎起耳朵，坐了起來。希皮則猛抓頭皮，一臉傻笑。

「我們希臘人甚麼時候開始證明數學命題的？」希皮轉換一個話題。

「最慢從泰勒斯開始吧。



我們知道他證明了：半圓的圓周角是直角。

後來畢達哥拉斯也做了很多。」

「這麼明顯的事實為什麼還需要證明？」

「眼見不一定為真啊。

幾何的證明是邏輯思考的訓練，經過嚴密的推理可以撥開迷霧，看清實相。

而數學除了是天文學需要，也是心靈之鑰，這一點凡是希臘人都很清楚。

什麼是真、甚麼是假，什麼是有、什麼是無。這關乎我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。」恩諾皮德斯露出哲學家本色。

「什麼時候啟程到雅典？跟德謨克利特的回程一起走嗎？愛琴海並不平靜，一起走可以互相照應。」恩諾皮德斯露出關愛的眼神。

「我跟幾個朋友先走吧。柑橘還是趁新鮮送到雅典比較好。」

德謨克利特新婚燕爾，就不打擾他了。

或許我先到薩摩斯採買些雜貨與葡萄酒。」

半山腰的夜晚，群星閃耀。

遠處波浪聲輕喚。

「幫我照顧恩諾皮德斯，我很快就回來了。你說，邏輯與直覺哪個重要？」

希波克拉底輕輕撫摸著尼古拉光滑柔順的背。

尼古拉聳聳肩，頭也不回，趴到自己的窩了。

半夜，希波克拉底由夢中醒來，夢中魔幻銅板五個光芒上各佇立著一個美女，莞爾一笑，嫣然無方。

嘿！這是那門子的夢，希波克拉底不由得傻了。

「人生是甚麼？我這一生該怎麼過？」希波克拉底內心深處一個聲音輕喚著。

後記：

1. **黃道傾斜角**：地球繞著太陽公轉時，地球的自轉軸與公轉軌道面傾斜了一個角度（23.5 度）。